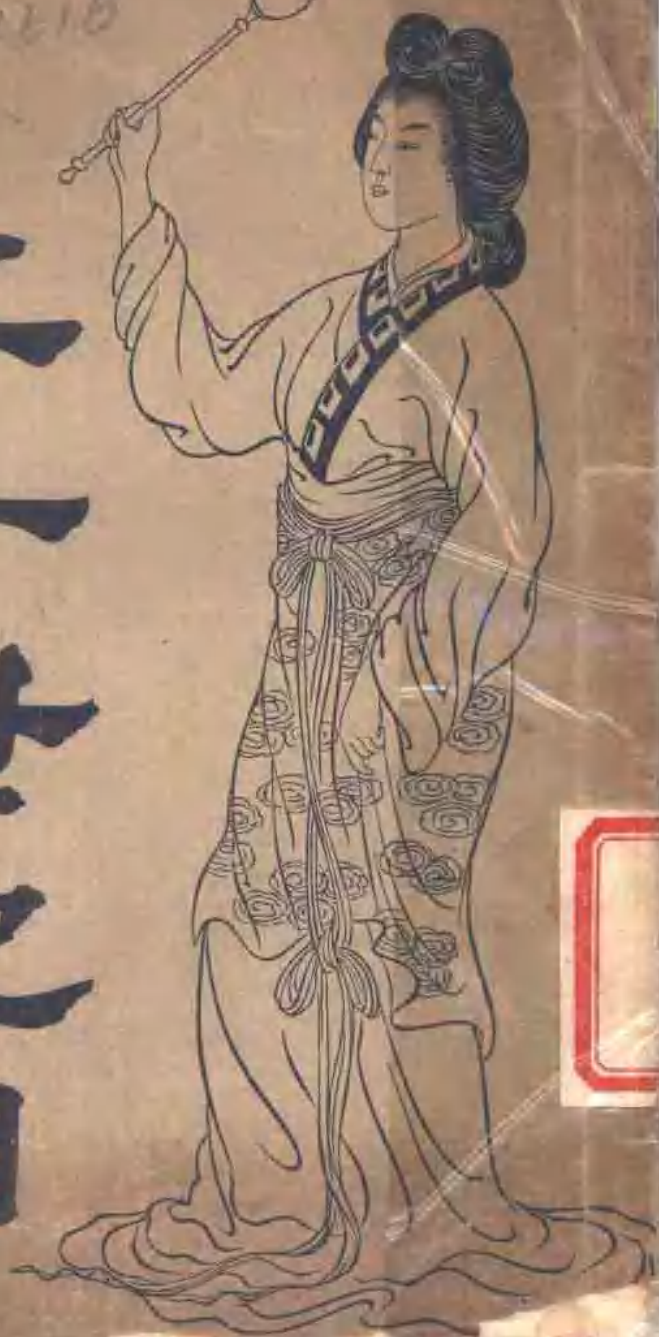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berty B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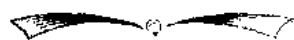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自由鐘

慶革命者

吳弱男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BERTY BELL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

二十世紀自由鐘

愛革命者吳弱男選

自由鐘序

弱男吳氏。余友也。生長安徽。固亞洲黑暗時代之一弱女子身耳。而天演奧奇。竟欲於最黑暗之時代。而爲最積弱最受制之女界。放一光線。故弱男生而明慧。長而開化。庚子歲。余肄業於西校。同學中。修學博者甚衆。余獨於吳君有精神之契焉。噫。何故。初余之與吳君共筆硯也。蓋有所察。筆耕墨耨。左圖右史。與古爲徒之時也。而吳君鬱鬱若有所思。思何思。吾不得而明知。歲時伏臘。水碧山青。游日聘懷之地也。而吳君悵悵若有所悲。悲何悲。吾無從而質疑。如是者數年於前。余始稔悉其梗概。詳審其行爲。嗚呼。異哉。蓋吳君自解人事以來。未嘗一日不念祖國之沈淪。同胞之困苦也。故其平日鬱鬱若有所思。是思何以挽救祖國之沈淪也。悵悵若有所悲。是悲何忍見同胞之困苦也。余每與言。志輒涕泣。謂余曰。吾一身苟能救同胞出奴隸之獄。雖在鎗林血雨之中。骨肉紛飛。亦當含笑於九泉。偉哉。弱男可謂吾漢族中之大女偉人矣。西哲有言曰。鐵血者。平和幸福之種子。平和幸福者。鐵血之花。息雖然。其代價昂。其購取難。濺一人之淚。血頸血不足。并濺無量之淚。血頸血以易之。愛國者不敢惜也。幸而以一人之

自由鐘序

二

淚血頸血購得之。更愛國者所夢寐祈禱者也。」近弱男以課業之餘。搜上海蘇報。及各報之名論。集成一卷。眉曰。二十世紀之自由鐘。蓋觀國難日亟。外強日迫。憤異族之未除。悲同胞之口困。哀痛填胸。血淚積腦。以集此書。冀欲震醒同胞。於酣夢之鄉也。書成。寄示余。并命叙辭。爰爲數語曰。嗟乎。批荼以一枝筆。絡維恪以三寸舌。救轉數萬萬生靈。我漢族同胞。閱弱男之自由鐘者。有提戈執劍。樹獨立之幟。建恢復之旗。起革命軍者乎。余偕弱男。當爲執旗之卒。擊鼓之兵。隨同胞之後也。是爲序。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二月 皇漢遺族楚南女子 陳 擷 芬

賀滿洲人

殺滿殺滿之聲。已騰衆口。報章歷碌。志士忿激。羣欲劃刃於我二百六十年仇讐之腹。蓋恨之深。故望之酷。望之酷。而爲我所恨者。又適與吾顧相左。并強懸肆毒而不余恕。人非無心。乃不容不挺身以起。拔刃以鬥矣。汝滿洲人。其毋謂幸福可長享。其毋謂若輩無能爲。吾知舉世無三桂。全國皆賓王。被臨朝者。將竟無噍類矣。滿人其自省。滿人其好自爲計。

則有爲滿人計者曰。漢種革命。今其萌孽耳。而其激動力乃如此。天道好過。將必有可悲可哭之結果在其後。與其坐俟淪陷。曷若臨機疾轉。以與彼漢種謀更始耶。噫。汝何人。敢出此言。漢種之膺苦痛。非一日矣。始者楊妃沈醉。不知桎梏之束我。鞭笞之凌我。飲酖如醴。萬創不復。長聽東方異種。盤踞神州。肆其鬼蜮之伎倆。而其祖若父之苦況。悉不置問。汝滿人亦遂以爲中國國民。無足掣吾肘者。益復爲城爲社。廣貯鼠狐。欣然自得。曰。莫余毒也已。泰然自豪曰。金城湯池。誠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乃今者睡虎已醒。羣盲豁然。吾漢族之曙光。已一發而不可抑遏。祝滿人爲九世深仇。切齒裂眦。磨厲

以須而子乃欲虛與委蛇。用柔靡之手段。以挫其方熾之氣。饑子固降心相從矣。吾恐鉅交於胸之禍。將首及子也。子其歸休。無敗乃公事。

則又有爲滿人危者曰。中國民族羣集。矢於滿人。勢如江流奔瀉。滿人不能制。不能禦。其能免爲崑岡之玉石者。幾希。吾則曰。汝無斤斤焉。代滿人慮也。漢人之所抵抗者。莊朝之滿洲民賊。而并不計樹降旗。獻國璽之順民也。彼滿人者。夙具肉袒牽羊迎於道左之資格。見吾漢族入其鄉土。方將羊戢戢然。牛惴惴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我漢族亦何樂而一網盡殲耶。

且吾觀前日之情勢。早哭滿人弔滿人矣。鴨綠江邊之事。猶在目前。痛茲生民。橫遭荼毒。斯拉夫民族。方以東三省爲殖民地。滿奴復身處其境。異日之筆楚。正不知奚若。滿人竟酣臥不知。使酣臥焉。則異日中國立於奴點之際。滿洲其必先爲奴隸之壑谷。滿人其必爲奴界之前鋒。無可疑也。吾知滿洲人士。必已於此事三措意。殷憂莫釋。我心滋戚。滿人其何以自解。試觀在上之人。力不足敵強俄。又不肯袖手待斃。遂思革漢人之命。以保其寶綬。良弼長福。其意何居。若在俄人範圍中之滿奴。則既無出谷遷喬

之望。又無不汝疵瑕者。爲之一援手。而環睨其左右。陰洩其宿怨者。則舉國皆是。近者強俄。遠者漢族。靡不交蹙其喉。而爲滿人計。則與其爲近者之牛馬。固毋寧爲遠者之奴僕也。而況乎漢族之未必竟視爲奴僕也。故革命排滿。實於滿人無甚傷損。兩害相並。則取其輕。滿人推心泣血。不獲弭大害。今何幸有此天設之小害。俾有所前擇耶。吾誠不得不賀滿人。吾誠不得不賀滿人。

噫。入關陳蹟。今猶在耶。遼瀋發祥。僅若是耳。此豈滿人初心所及料。悲哉。滿人西北有大國焉。王氣從今慘喪。長白終無靈矣。皇族長作輿臺。此又豈滿人所能忍受。痛哉。滿人今乃於九死一生之中。特爲滿洲人開此血徑。一若故留餘地。使不至鋌而走險也。者。滿人之命運未甚悽慘。而漢族之前途益復磊落。吾賀滿人。吾更不得不爲吾漢族摩頂放踵。馨香祈祝矣。

殺人主義

吾聞一世紀。必有一新主義出現于世。今吾嘵嘵號于衆曰。殺人主義。得非二十世紀之新主義乎。嘻。殺人者。中國之習慣也。何新爾。

向來殺人之範圍。曰惟士師足以殺人。曰殺人者死。今吾欲唱道殺人之說。保天下之能響應乎。曰不然。吾之所謂殺人者。非猶是個人與個人之交涉。乃萬衆一心。萬口一聲之主義。非殺人也。實生人也。

殺人果得謂之生人乎。曰然。子不見夫背水陣乎。進則敵氛有甚惡之虞。退則英雄無用武之地。情急勢迫。斯不得不拔劍狂呼。奮勇直前。出其九死一生之抵力。以衝開血徑矣。今日之殺人。一背水陣之法也。

又不見夫入地獄救衆生乎。當其子身獨赴。萬鬼環瞰。不有無量法力。斬盡妖魔。又何能使枉死城水火坑中之冤鬼孤魂。普霑楊枝甘露乎。今日之殺人。一入地獄救衆生之意也。

困處重圍。四面鐵騎。一身是胆之子龍。橫刀勒馬。裂目四顧。大呼一聲。直前衝突者。豈非以曹阿瞞爲目的耶。今日我等之公敵。亦滋衆矣。祭纛之頭。洗劍之血。伊何人。伊何人。蓋不示我以目的。告我以方針。

嗚呼噫嘻。目的乎。方針乎。今有二百六十年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敵。公等皆

熟視無覩乎、

此仇敵也以五百萬之妖魔小醜盤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稅殺戮我祖宗殄滅我同胞蹂躪我文化束縛我自由既丁末運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復將我兄弟親戚之身家性命財產雙手奉獻于碧眼紫髯兒之膝下奴顏向外鬼臉向內嗚呼借花獻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斬首除根四海人心應不死今日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也公等其念之英雄出而萬人俯首多數決則少數服從何則公理是以制太也彼仇人者根性浮薄驕奢淫逸無賴之醜態不堪復問即合其全體之遊牧賤族例我漢種亦不過八十分之一耳以最多數而屈伏于最少數此固通古今萬國所絕無者也

吾於是以殺人主義正告我國民曰生存競爭強主弱奴之時代必無異種人側足之地時乎時乎不再來春秋復九世之仇其即實施此主義之切線哉勿謂秦無人陳涉之鋤滿地須知漢有主賓王之檄紛飛以八十人殺一人普通有何貶眼以四萬萬人殺一人(特別)奚啻摧枯語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又曰一夫作難萬衆却步何則公憤所在莫能抗也而況今日之風潮已一瀉千里耶

讀法蘭西革命史。見夫殺氣騰天。悲聲匝地。霜寒月白。雞犬夜驚。懸想當日獨夫民賊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嘗不豪興勃發。不可復遏。今者斷頭台上黃旗已招貼矣。惜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

讀揚州十日記。見夫肆意屠戮。血溢成渠。百里之內。人煙斷絕。迴想當日男啼女號之慘狀。羶胡蠻虜之狠毒。未嘗不咬牙切齒。長呼恨恨。今者物各有主。冤各有頭。百喙同聲。羣欲衝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數世沈冤。一旦昭雪。將來幸福。試問刀鏹殺盡胡兒。方罷手快哉殺人。

則且爲之語曰。路易死。法乃強。英斬去美。乃昌。母餒爾氣。母韜爾銳。揮義旗於大地。覆政府于中央。掃除妖孽。還我冠裳。時則獨立廳建。自由鐘撞。率我四百兆。共和國。民開一殺人之大紀念會。以示來者于弗忘。

嗚呼保皇黨

有黨派然後有競爭。有競爭然後有進步。蓋黨派之宗旨。自不必同。要亦與時爲轉移。盛於前日者。必不合於今日。盛於今日者。必不合於前日。其不合而不適於競爭者。必至

於失敗此天演之定例也。然或有宗旨非不同而手段畧異則終必歸於一途而共謀國步之速進如法國之革命其中黨派迷離錯雜然總以不弊專制政體不止爲宗旨而第一以至第三之革命終以大成吾於是思及我中國戊戌前後之保皇黨

保皇之說果何自昉乎戊戌之春京師有所謂保國會者其大義曰保中國不保大清此固彰彰在人耳目者而京中諸頑固卒以此語見諸彈章保國會被解散未幾而政變之事起夫百日之新政皆保國會首領所參與者也乃賈罪而逃捧衣帶詔而感泣以爲天王明聖異日之復辟我必有以乘時而大用也竟號召海外志士重組織之名曰保皇久之久之人益加多歛益加富遂有今之所謂保皇黨者出現於世由斯以觀則保皇黨會者確爲保國會之變相而蹊徑可尋者也吾直不解兩會成於一人之手而宗旨之離奇悖謬何至如是蓋皇者大清之皇也則與所謂不保大清者已立於絕異之點故保皇成立於保國之後其範圍愈縮小其主義愈平和天下人士之聽從者愈衆多咄彼不料日耳曼森林中之更有產物怪怪奇奇擴張潛勢敢與興對壘之師鏖戰於水湍風急之中曰革命曰革命黨

革命之說。又傳自昉乎。則以不保大清一語。爲之開宗明義也。有保國而後有保皇。有保皇而後有革命。趨勢如此。不可誣也。倘戊戌無保國會之發起。則今日之談革命者。或竟闕其無人。則有保皇以爲之過渡。亦未始無功。要之保皇之放影爲保國。而保國與革命。既如水乳之相融。則今日之革命。律之保國。亦屬報本而返始。保皇黨謂爾如。

吾蓋日望其兩黨之合。相與共謀國家之前途也。即不然。其源既同。即源遠而未分。亦必有萬流歸海之一日。而孰知其所謂保皇黨者。吾並未見其將有所保也。保皇黨之初起。以訖今日。其勢力達於金山檀山南洋諸島。黨員運動之費。不下三百萬。而此三百萬之花耗。欲求其何者。爲傾注於保皇之一點。無有也。探其黨員運動之所得。則書莊報館洋貨店。突起於海內外各埠者。皆保皇之餘蔭也。昔有謂保皇會之倡立。實由於數人利祿之見。吾曩斥其淺測諸公。今諸公之所爲果奚若。聞有獻策於該黨之首領曰。子廣幫之人多。何不以此數百萬之重資。購訂商船十數隻。行駛於各港口。一旦有事。改爲兵船。直反掌耳。非如此保皇之目的。無由達。該首黨凜然置之。吾今確有以

見諸君之非實心於保皇也。

保皇會數百萬之義捐。僅以供書莊報館洋費店之資本。該黨殆亦有撫心而難忍者。適湖南蠻子唐林之徒。以孤忠而膺奇騙。遂爲該黨一效其死力。而該黨竟得利用之。以掩人耳目。漢口之局。聯絡黨衆且數萬。迨事敗之日。而所費僅六萬金耳。而該黨報告於新嘉坡者。十六萬報。告於檀香山者。二十一萬。聞中飽者。颺至美洲。營一貿易。此言者藉藉。豈不然耶。死事諸君之後。該黨首領爲之倡集任卹之金。非不善也。而死事者之後。並未得一沾任卹之餘潤。而該黨某之以道銜二品頂戴。誇耀於南洋者。即攫此款而爲之也。嗚呼保皇會之成就如此。保皇黨之設心如此。公等自揣將於中國之前途產出若何之響影。嗚呼保皇黨嗚呼保皇黨。

吾亦不敢謂保皇諸君之皆如斯之鬼崇也。而有此鬼崇照耀於天日。則可以代表諸公保皇之假面目。嗚呼神州陸沈。不可終日。諸君裝好假面目。丟卻真山河。是亦不可以已乎。諸君速解散。諸君速懺悔。諸君速戒滅滿洲。諸君速振起中國魂。同心擊楫。誓復中原。平勃交歡。事乃有濟。蓋革命者。殆爲中國萬不可少之一經驗。即諸君中有

自命國民之嚮導者。亦既著論發明之。則又何忍反對風潮。以便其私圖。而坐視前途之不可收拾也耶。迷陽迷陽。勿傷吾行。却曲却曲。勿傷吾足。今有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而不走集此旗鼓之下。鬼崇鬼崇。甘心爲一家鷹狗。公等之意。果何居。吾今敬告公等。公等其幡然變計者。則誠不愧當年保國會之宣告。而不致打成兩概黨派之手。段者必同。而奔走國事者。其最大之目的。殆莫不在不斃專制政體不止之一重點。目的既同。則如自由激進之二派。終不難相與提携矣。烏乎保皇之黨。謂何如。

○反面之反面說

凡寄於大地之上。芸芸莘莘。舉凡目所能見。手所能觸者。何莫非具體之物乎。物有其體。必有其上下左右。而於以生正反面者也。幾何家所謂點乘成線。線乘成積。自積而下。既有其形之可觀。即不能逃反面正面之公例。

廣大如山。有山陰山陽之別。微薄如紙。有光面毛面之分。嶸嶸如三角體。有所謂頂底。圓轉如正圓體。有所謂上下。夫陰陽云云者。舉一以爲正。則其一必正。此固天下人所公認。而不以爲謬論也。蓋世之所謂優劣也。善惡也。短長也。黑白也。皆無可證據而無

所限制者也。舉一物焉，以爲優也，善也，長也，白也，則人執信之，必有所謂劣也，惡也，短也，黑也。兩兩相形，而於是乎見。物之有正反面者，亦猶是也。舉此爲正，則彼即爲反。舉此爲反，則彼即爲正。相形之下，理無可逃。

雖然有形之體，則見有正反面。無形之事，則有正面之反面，反面之反面存焉。

夫所謂正面反面者，既言之詳矣，而所謂反面之反面者，雖不一要，可於黨派中見之。漢末宦豎弄權，貴族起而反對之，則貴族者，宦豎之反面也。而貴族之中，又各分裂相爭，互形冰炭，則各路諸侯，又董氏之反面。諸侯之對董氏爲反面，董氏之對宦豎又爲反面。則諸侯直接而對宦豎，謂非反面之反面乎？宋時理學家與各學派相競也。理學派中又有所謂蘇程之判，其所謂反面之反面，亦若是而已矣。大抵黨派分爭，勢難兩立，則正反二者不能槩之，於是有反面之反面生焉。

論貴切近，請勿以已過之黨派而論。即今日中國之慘酷現象，揮淚而言之。

中國之貧，至於公私掃地，非中國自貧之乎？中國之弱，至於國無一兵，非中國自弱之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既自貧之，自弱之，有不思以自救之，自振之乎？吾知四萬萬

同胞。具有人心。無不均懷此苦心也。所以通鐵軌。開礦山。辦學堂。置郵便。凡西國所以致富強之道。無不極意模仿。以爲挽回利權之計。而知其一。不知其二。務其末。不務其本。所以卒成畫虎類狗之歎也。然則此輩固無望矣。所可望者。誰志氣激厲。呼號奮發。舍身急公。不畏腥風血雨。以求達其目的之現在少年。將來英雄也。

雖然。英雄乎。英雄乎。所求達之目的。固同乎。吾不必爲公等諱。恐不免有反面。反面也。嗟乎。嗟乎。公等爲中國開幕之人也。勢力猶微。羽毛未備。以與多數之頑固。競雖天演。公例可援。而一朴再朴。勢難即成。以質公等。以爲然否。而又以爲少數之中。另分數派。雖不致自相矛盾。而勢分力弱。恐亦非計之得也。抑嘗以理度之。以勢揣之。黨派之不能無分立。意見之不能強合。證之吾歷史往事而然。即證之今泰西各國而亦然。則亦何容慮此也。不知分流不妨異。意見不妨殊。而宗旨之歸源。則不得或有所異也。今之現象。謂非足未站定。而左右已背趨者乎。舉其所顯而易見者言之。曰革命黨也。曰立憲黨也。皆所謂政府黨之反面也。亦宗旨既不合。則蚌鷸相爭。漁人得利。政府黨之所朝夕祈禱。而互相慶幸者也。嗚呼。我同胞。奈何不一思及此也。

革命者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非滿洲人之中國也。吾已爲滿洲人之奴隸。滿洲人又復自奴隸人。不使中國人沈於重重奴隸獄中不止。熙熙哉。美利堅之人民也。曝皞哉。法蘭西之民也。我亦具有方趾圓顙之衆。何得使美法獨擅其幸福也。

立憲者曰。世界民族共有五種。我與滿洲人謂非所謂黃種者乎。同種爲帝。何奴之云。吾非不知革命之說。將大表揚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也。然事當行其易。革命則外人必干涉。是我自壞之。而召瓜分也。所以不若立憲之可行。

之二說也。皆能言之成理。則不妨各行其主義。雖然善惡至無定也。是非固不一也。要貴以利害爲定。吾試以二者利害陳之。公等既知分爭之不如并力也。當亦涕泣面默許吾言。則反面之反面形跡消。相與并力。以爭反正之衡。蓋反正相爭。天演無可逃之公理也。若立於反面。而更有反面以掣其肘。如罔兩之於影。則恐終無成立之時耳。一謂滿人與我皆黃種之人也。則亞洲大陸黃種居其大半。日本爲最強。使日本而入帝。我國公等亦將戴之爲君父歟。謂革命則不免外人干涉。言非無見。不知立憲者。當與國人共立之。非一二人掩飾國人之舉。可以謂之立憲也。君不見泰西立憲之國乎。人